

國朝諸臣奏議

十四

諸臣奏議

天道門

祥瑞

上 太宗論麟

徐鈔筆

臣等按春秋傳云麋身而有角者麟瑞應圖云麟者仁獸也又云麟王者之嘉瑞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者明海內共一主也伏以 陛下道冠百王慶延萬世睿智順陰陽之變聖文昭日月之光尚從欲以推恩每好生而布令帝功潛運天意著明果錫神休以彰至德表皇家之大慶垂青史之鳴猷而復道在謙光義彰好問俯從輿議俾考前經勸言曰朕素不崇重祥瑞之事此又見大君去華務實之意也上天以符

北六卷

東月得

瑞章聖功聖人以增修谷美既上下交感用臻太和斯實蒼

生無疆之福也臣等不勝大慶

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嶺州獻壯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

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欽為右散騎常侍同右諫議大夫滕中正中書舍人王祐上此奏宰臣朱初等奏

請宣付史館 太宗曰珍禽異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但時和歲豐天下又安此為上瑞近年以來禽獸之異所獻甚多

止令養於園圃遂其生性之性不欲揚于外也

上 真宗論周伯星現

張 知白

臣伏覩司天監奏周伯星現請宣付史館羣臣詣闕稱賀者臣聞人君之德可以動天至仁積於中則休氣應於外祥瑞之出皆有所因諒感應之攸致非徒然爾故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大頃者河朔之間連年地震 陛下知上天之垂戒考前王之格言以為陰氣過盛則積而當然地者其道畢



其體安靜今動而不止誠有所謂且念國家開創已來其盡
洪大千戈之役皆不得已而用之然而太平興國至咸平而
來二十年内邊防多虞華戎之人幾殞百萬兵者其義主殺
殺者其事屬陰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復念致治之源惟息兵
爲大務前年比胡之來議欲通好 陛下不矜兵力之強不
恃邦威之盛姑以安民在念惡殺爲事不阻其誠許以盟約
由是動植遂其生全億兆知其休息然後發德音施惠澤賑
貧民省冤獄數求時病精選良吏側身思道引咎於己益兢
兢焉翼翼焉思答天譴得不感羣心招和氣哉故踰六年有
是福應所謂德動於天而履象昭瑞也昔桑楮共生於朝七
日大拱大戊修仁桑楮遂枯祆不勝德見驗久矣今 陛下

聖

卷卅六

二

東用

修德可謂至矣非獨弭祆災復能致瑞應斯實我 朝之盛
美過前代遠矣然而皇王之道在乎戒謹休祥存至而講德
愈隆不恃太平之基而驕盈不矜大寶之位而荒怠懼亂者
治必興焉思危者安必久焉斯前代之明鑒也古之君天下
也患不恤黎元之疾苦患不知軍旅之勤勞患奢侈敗遊之
無度患聲樂之不節患政事之不勤患壅蔽之不除患諫諍
之不納今 陛下薄賦斂省征徭勸農桑務稼穡恤黎元之
疾苦矣優恩撫士厚賞懋功解衣哺食推心置腹知軍旅之
勤勞矣宮室臺榭不以奇袤害工服御乘輿不以雕飾過制
所貴惟穀帛所寶惟賢才絕侈靡之風矣之獵之熙棄捐而
不顧禽荒之戒祗畏而無志澤被鱉魚仁及鳥獸去敗遊之

矣樂府新聲國伶妙伎存而勿廢用之有時善遠於聲樂
矣觀書乙亥求衣未明躬決萬機將周十稔雖隆暑沍寒無
愆於一日雖飄風暴雨不廢於崇朝克勤於政事矣明四月
達四聰辨讒邪杜權倖使下情上達決壅蔽之方已流聞於
天下矣延直臣啓言路詢求讜議樂聞上失納諫之規固超
絕於百代矣斯不亦天下幸甚 陛下誠能寶茲數事雖休
勿休則瑞星不出臣亦賀焉祚無窮而青史有光矣苟異於
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矣夫善言古者必有
證於今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自古以還仗富強之基居隆
盛之運怠於政事以啓危亂者不可勝紀况今西北兩隅雖
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

而體殊矣得不虞哉臣以謂一星爲瑞善則善矣若倚之而
責承平之效則慮羣心小弛而整備之方因而不謹矣恭惟
聖德之大無不周知臣聞三才者人居其中乃天地之和氣
人心和則陰陽和陰陽和則日月星辰咸順其暑雪霜風雨
不失其時則知 陛下一言之善必上動於天心一事之美
必上關於天道人君言動視聽必上法於天法天之義誠深
矣大矣臣雖懵昧然稽之於大易粗知之矣夫乾之體六陽
備焉乾之用萬物生焉人君之象也非聖人孰能行之孔子
稱其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天之運行其道不止
終古如一未常懈倦苟怠於自強差於一刻則六氣大紊萬
物咸病王者之道亦當如是今 陛下法天之義亦曰

行健之德無不備矣復能念此乾元終始不易則萬方受
疆之賜萬乘身蓋窮之休臣愚陋無取涉道誠淺然佩名
服縹素考之方策得之師傳知君親之義至重治道之要至
大茲不敢避刑辟愛身名默而自守狂夫之詞聖人採之或
足以輔朝廷之謀開諫諍之路伏冀 天慈取一於萬分
之中則臣不勝至幸 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監言先四月
官西漸漸光明劍在氏二度鄭之分野壽星之次後益潤澤
謹按星經瑞星有四其一曰周伯色黃煌煌然所見之國大
昌又按太一占云王者制禮作樂內外咸得其宜四方之事
無留滯君上壽考國運大昌則周伯星出天示殊休允符聖
運乞付史館從之六月知白以右正言為京東轉運使上此
奏 上曰知白諫官雖在外而陳此言可謂知職業矣特詔
獎諭

上 真宗論受天書

戚綸

伏觀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秘文仰惟帝德

之虎馮握乾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鑒之垂祥然未
覩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 陛下道掩百王功高
三古躡 二聖之不業啓萬世之鴻基烝烝之孝口躋翼翼
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思元寬仁為布政之規慈儉示固
身之寶巍巍盛德不可形容豐豐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齋戒
思見丹書之言漢武虔祈遙啓宣宮之拜繇是上天即鑒瑞
牒爰臻遐垂奕葉之祥昭示臨民之戒於錄景命矣九齡之
足稱赫矣鴻休伊七百之何筭臣叨逢景運獲睹嘉祥為太
平之民已知大幸遇希世之重寶數前聞敢載伸言以竭
慮萬一有補是為愛君竊以流俗之人士今一按

朝之嘉瑞浸生幻惑之狂圖或詆毀於神靈或偽形於木石
妄陳符瑞廣述偽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心害
大之事往往有身伏望陛下端守元符凝神正道參內境
修身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寶大和而延
聖筭仰答天貺俯惠蒸黎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

上 真宗 詔羣臣數奏祥瑞

孫奭

臣聞五載巡狩虞臺高典觀民設教播易明之何須紫氣黃
雲始能封嶽嘉禾里草然後首方今乃野鵬山靈並形奏簡
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
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以不信腹非竊矣不有
識盡然上玷皇明不虛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

大司馬
少二千

三十大卷

五

上 真宗論天書曰

孫奭

臣伏見未能者姦險小人西應驅使驟為侯伯皆由妄言符
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區區至尊以迎拜加秘殿以奉安甲
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所以不避死
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國恩思報萬一聽之罪之惟在
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百餘牛腹有奇言見於視得
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言東方多不歸坐
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古侯意
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之鄭州至今
輿誦謂之央斷唐明皇得靈書符上清護國經寶勝等皆主
張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昭戮林干邪說可鑒德寧為勳

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漢實降語進不妄言今後唐李吉甫
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遭覆四泐沸騰於天下太平乎明
皇雖僅得歸闕後為李輔國劫遷西內卒以餒終此豈聖壽
無疆長生久視乎夫明皇以睿哲之資聖高明之位禍患猥
至曾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
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孰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
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子閣上明日見老君子
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棄政
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老君寧肯
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
棄今朱能所為頗似王鉷等事願 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

大百刑五

三二六

六

君五

近法 先帝之英斷中監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享萬世無疆之休天禧三年四月十一時知河陽又言天
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
為獨 陛下 一人不知且乞斬朱能以謝天下時太子右諭
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惡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
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災以戒之又何有書哉
臣恐姦臣肆其譏以惑聖所也

仁宗論金芝

韓琦

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遣使疏決刑獄金明池等亦
設齋醮此以司曆者陳垣象之變以獻于上使 陛下聖懷
欽翼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親之感悟飭身正事無以過也
臣伏以歲中不曉禁忌嘗進狂言以謂上尊謹告惟增修德政
可以降災而致福也禮部神書過即仲舒謝始非方冊所載消
災弭責之美我前奏粗悉不敢煩述今又聞金芝產於化成殿

枉率詔近列咸觀嘉事臣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于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君子人者闕瑞牒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之安則其政怠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誠之深其旨斯在臣愚伏望 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為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理是也至如珍祥奇瑞雖 陛下仁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則答 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浸 陛下慈惠之澤自然家給人足時和年豐永獲上瑞之報豈不盛歟景祐四年五月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 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等以下翼日儒臣並為詩頌以獻瑞時為右司諫上此奏前奏乃見災異門

上 仁宗論石龜

韓琦

臣聞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讖文略云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鐫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現時有聖君治世皇后劉氏合有聖子紹位觀其文字鄙俗固不能上惑天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 國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蓋是當年造偽人妄求恩倖有此刊刻後恐事迹彰敷是故隱而不言至今又經一十八年方為縣民所獲即於讖文自己乖謬 陛下至明至聖固已洞鑒其妄即緣却降下本處軍資庫取附乃是未詳真偽猶示秘藏臣恐中外聞知有以來欺詐之漸欲乞特降 聖旨下本軍令知軍當固毀棄訖奏所貴為端不起羣聽無疑臣以其事雖小而於體大故敢上言寶元元年七月

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
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
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
北虜騷擾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減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
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
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
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錐死而
遼州軍賊已劫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
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
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

四九二

北大卷

章

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
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
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
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
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
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
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
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 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
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
少凌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
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

漸安逸則此瑞木乃候人車之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
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偽爭進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
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縣早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
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
獻所以彰丕聖德感勵臣民

慶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時為正信侯諫書

上 仁宗論麒麟

齊 言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犀牛
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犀屬身牛犀一角野璞
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麀大麀牛犀一角即漢武邠雍所
獲麟也又云麟如馬一角不角者麟即元康中九真縣所貢
也又唐龍朔二年麟見于介山又 聖朝太平與國九年山嵐

美并大

九

卷

獻獸一角似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為祥麟

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麟如馬狀麟似鹿形况麟鳳四

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書史具書以唐啟元年漢名書閣太

平之瑞莫大於斯臣切聞此獸類與書史所聞不同聞以檻

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熟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

有名目即朝廷殆為惑夷所詐又文趾以進麟為名私齎行

貨不少經迴州縣津送之役動數十人以至京師民間之費

不下百萬領表之民例皆貧弱典買進業以給公費儻應圖

合驗為瑞聖朝則固不憚民勞以况一代之盛事果非瑞物

則豈可以無名之怪獸而困一路之靈哉伏惟 陛下居
尊御極垂四十年焦勞萬機愛惜 誠願日謹一日雖休

勿休勿以所役細微則武王有旒之戒勿以綏懷遠俗則

文帝有却馬之言昔西漢因驪雀入府舍遂為瑞鳥隋文

帝好祥瑞有野雀集于宮掖因改殿為之殿取笑當世貽羞

史策以斯為鑒固宜審詳伏乞 陛下延訪博物之臣編考

瑞圖所載確有符驗方可進呈事 非真即宜罷黜以寬一

方百姓之弊臣素以寡聞昧於通 進言不用默守常職儻

一辭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 弊則退甘鼎鑊萬死無逃

臣不勝區區越職言事俯伏待罪 嘉祐二年唐附南雄州連上此奏未詳

上 神宗乞不宣取瑞木 曾 公亮等

臣准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 狀稱今年三月所居之

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瑞木狀猶

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 騰驤見木龍之尾翼連

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 旨可指揮福建轉運使

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本家取索上 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

偽造如所圖樣即差齎擎赴 闕 呈其圖樣降下臣等竊

詳南方山木偶類鳥獸狀者頗多 是以異伏覩 真宗至

道三年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為 加祥以歲稔時和為上瑞

至於毛玉表異草木效靈豈涼德 所湛亦前聖之不取諸

州乎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瑞 等來獻又覩 仁宗慶

曆四年詔曰諸珍禽奇獸及諸瑞 等不得進獻臣等欲望

踐行累詔更不宣取 熙寧二年十一月

上 徽宗論幸濬官觀之 陳 師錫

臣恭聞今月六日駕幸懿親宅恭王位觀之章於龍德宮聖人所居明神相之德氣覆之發為禧祥以表休應宜萬乘以注清視庶伏見 祖宗詔有司不得奏祥瑞蓋慮道未備德未盛雖祥圖瑞牒溢于史館可以為美終未為善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之祥瑞也陰陽氣和風雨時若日月光華星辰順度天地之祥瑞也百穀順成萬民和樂郡縣之祥瑞也四夷安靖五兵不試邊境之祥瑞也格此四瑞仰賴陛下以道治心以德為政而已心以道治則明政以德為則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泉出麟鳳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佞人乃謂之祥瑞稱頌歸美以驕帝王之心 祖宗所以戒之臣愚狂妄或有小補不避斧鉞之

大元

十一

伊生

誅冒聞 天聽伏乞政事之暇曲賜 睿聽臣不勝拳拳之

至 元符三年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六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三十七

天道門

災異一

上 太宗應詔論火災

田錫

雍熙元年六月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衆人之
上夙夜祗懼罔敢怠荒頻 九廟備祥上天垂佑
萬務粗洽于今九年而數日漸迅雷之中烈火遂
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躬躬抑畏震驚不遑
率處上天警戒必有由然豈非刑賞之有愆處置
之未當或近習有弄蔽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得
均一賢良多所滯滯有一干此是執政經予心揚
然思聞其失內外羣臣等所宜各竭忠懇共申謹
議必期無隱
朕將覽焉

臣伏念臣才謀不迨於古人職忝忝居於諫省敢不常思補
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請問上書昧死言事 陛下

丁未年

一

十一

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敕書變臣敢言七年十二月十四
日又再上奏疏入通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雖求用而行與
未行今日 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
引咎自戒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
而不在 陛下日近 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
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之過也給事中之若任得其
人制敕世許之封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
事無不精則垂為典範敕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
改之弊豈有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
聖躬也臣又見 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
至理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

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可專
自此國家舉事有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
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以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
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口邊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
奉無非皆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謂湯武可借陛下
行一事以以謂堯舜可繼自續天位于今九年四方未寧萬
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
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爲民
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
從火于禁中將覺悟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輿人近臣
聞陛下感悟之言竄不惕厲諫官闕陛下憂勤之詔誰

四九

世七卷

十

不彷徨臣所以謂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
下臣死罪死罪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
外而陛下委之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廢之廢暇皇皇有
志思諫諍之未能令幸夫啓聖心神贊皇主運感陛下虛佇
待犯顏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道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
復伸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
之置而憂致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
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郎
差遣近臣專受責而未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多聽用必
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既依從者
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則由規畫不當有知前年教下

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等今于敕下却令本州仍舊差
置又如則年敕下應征科官等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
了即當陞黜即不以縣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征土田沃
瘠之不同歲時豐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
各殊而一舉以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爲定自後未聞限外
欠者降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
之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
而行之蓋陛下言之則謂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爲法令法
今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求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
恩惠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書曰臨下以
簡又曰得師者王今宰臣皆貴願陛下信而用之宰臣非
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
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之百官未稱其職願
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爲備具而待之若冗秩也臣
謂百職若舉則萬事從而日理百官未脩則萬務從而亦隳
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
則疑能生謗謗能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偶虧於慈
孝謗因疑起則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尤魏文侯焚謗書
陛下固當知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
保得臣下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也

雍熙六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知睦州太平
興國六年九月七年十一月西疏見總議門

上 太宗論彗星

趙普

臣昨觀 御批劄子云所為彗星請見引證古今莫知所稽
自旦及暮實不違寧每以恤身訟孤幼等應知朕意又云千
思萬慮莫測其由者臣等伏捧真蹤同承 聖旨兢惶戰懼
各不勝任其間老臣取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
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謬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
政術踈遺寧免廷星謫見撓至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為都
緣蒙蔽聰明隱藏苦疾被虐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
雖衆議以明知忝皇情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多計俟嚴
誅仰期得罪今則人心頗鬱上象仍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
醜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惟有今年倍須保護伏
審 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徧與覃恩優加賞賜發

此一言之善猶如萬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必之望
纒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感聖
明之德猥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詭譎未明真偽乞
加詢問須見實情之間司天臺內所有前件奏陳未委按何
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
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至於五嶽四瀆皆居中國不在
四夷而又尚書禹畀有罪罪在朕躬豈可謂契丹封疆不屬
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止理參詳復以前書證
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具分拆如後

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咸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
遲則變為妖星石氏云為彗捨為棊音棊又曰彗星者

所謂掃星也其不類星其末類彗也少者數寸長者或
竟尺彗狀如帚亦為彗字然或如綸絮形狀雖異其類
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
喪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
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
來侵餘災不盡為水旱飢疫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
凡關天象變異下方必災殃如人臟腑生疾必先形於
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只出齊之分齊侯使禳之祭以禳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道不諂諂疑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

廿一卷

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恭

也言文王德不違天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

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

商之亡皆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禱也公

說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禳也惟

聖德可以禳也

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彗感入太

微又按蜀志先主傳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

地為正對曰當由驗天文即可知也往者夢或守心而

文帝姓吳蜀無事此其驗也時魏文帝居中國

按漢書武帝大通元年受感犯南斗武帝既定下
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殂武帝嘆曰索虜亦應天道
時後魏孝明帝居
國家武帝居江南

按唐書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於五車上建正

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

宗上言雖享而光芒小此非國寶不足上勞聖慮請御

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

罪此高麗將滅之證上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

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其許敬宗者本詔使人也乃是
希高宗前贊成廢王皇后立武

右具如前臣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抑將師吉之文聊證順

情之說伏望 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呈祇自

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 陛下親行變

災為福之祥乃為 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之桑楮遂至

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 陛下恭承天戒大慰

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古丞相

隨倚伏盈虛豈能常定 聖朝開國已三十年國富兵強近

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

鞭撻宇宙震攝華夷若非聖德神功何以當茲盛事又聞物

忌太盛前聖不欲恣情今則垂象頹差兆民未泰爭戰勞役

寧有了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於虧闕而羣生造業積緣

應有於感招僮時運以相逢於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

明時臣又竊聞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
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聞於往昔殷憂啓聖方
式見於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懇思遠
晁旒仍須面具敷陳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
羸步履猶艱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
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抱惟有感傷乞於閑暇之時伏望略
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自知久負過愆因此合
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陋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
能除姦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祲方抱恥於朝廷
實難安於祿位伏見前代每逢天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
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端拱二年七月司天監言
六月十八日彗見於西

大略

此七卷

七

弓

光宗長五尺行拂右攝提星至今月十九日隱伏西方
宗命撤樂筵正殿進素食分遣使者往諸道平決刑獄廣布
恩宥以答天戒普八月上
此奏時爲太保兼侍中

上 太宗論旱災

田 鋤

臣今奉敕差在太一宮用青詞文設醮行祈兩者竊以時雨
愆亢聖慮焦勞自秋涉冬諸寺及廟雖禱祠禱未彰感通以
至陛下親降乘輿躬詣諸廟寺觀有以見仁主憂民之旨
聖人卹物之心雖災沴流行何代蔑有而帑廩儲積可備不
虞然自今歲以來天見星祲秋深雷震繼以旱暵之沴可虞
饑飢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
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能所以成茲咎證彰乎降鑿或天
文示變或冷氣生祲昨陛下以天垂誦告之文御極行教

德音朝發扶星夕消天不言而感報昭彰神幽贊而應心焉
速今以粟麥未種甘雨未降人心不寧農望已失或聞小小
寇盜聚散靡常嗷嗷哀黎憂良實其愆陽旣敷於寒泣厥疾
乃生於癘疵民或流亡穀必翔貴尚賴 陛下聖德宗廟慶
靈蠢爾獯戎騷邊稍息惠然諸國庶貢交修不然人心一搖
盜計斯得何以靜潢池弄兵之嘯聚何以禦胡馬南牧之奔
衝惟是秋冬久無雪雨此乃天意尚欲垂戒聖心諒亦深思
豈刑擊之間尚未平允法令之設尚爾煩苛或力役未悉矜
蠲或者凍寒未盡擇節書路雖啓塞謬者未必一一聽從王道
雖行孤苦者未必人人受賜或刑賞過於常理或喜怒失於
厥中嘉言納忠見破於橫議任賢待下或難於至誠若然則

雖旰食勞懷宵衣軫念孜孜萬務適足勞於聖躬翼翼小心
尚未臻於至化今舉大略上犯宸嚴禮曰王言如然其出如
綸書曰謹乃出令今出惟行今朝廷所言或異於是謀始稍
虧於審謹今出無愧於改更以是知急速機務寧無錯行臣
之愚衷豈敢追於誅戮臣之遭遇安忍負於聖明是以因事
上言庶禱萬一伏望 陛下因此時早更降詔書引咎責躬
以答天戒進德覃慶以安民心蠲減征徭簡約科禁搜索淹
滯登進才良猛士守方無使黜賢召怨朝臣典郡正宜選廉
任能或旌別勤勞或省閑浮淺振廢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
儲以備關三蕃戎蹂踐之處士庶陌歿之家哀亡卹存憫其
餘甚掩醫賈賈慰彼沉寃閭里再命於復除孤寡喜看慶

賜儉約奉已以合禮謹靜息民以安邊詳延忠鯁之臣詢究
災祥之理弭災求理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
不已歲歉相仍盜聚葦蒲伺隙而動狄乘饑塞幸災為虞是
則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非淺也

端拱二年十月
上時知制誥

上 真宗應詔論彗星旱災 宋 台符

咸平二年閏三月七日詔曰朕觀九五之尊託億
兆之上無臨四海倏及兩蕃軫宵旰之憂勞奉
祖宗之靈度誠不感於宮吳惠未及於黎元歲
豐登氣尚溼鬱將歷炎蒸之候若成德亢之災
獄郵刑雖是京矜之曰側身思答彌深惕懼之懷
此者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睦不足頒行且
念古先哲王來任替之諫納芻蕘之言克濟大
以臻至治咨爾蕃紳之士泊乎崑允之論必能
朝政之是非察下民之疾苦無懷畏避當委敷
體予不諱之心副此推行之命自今並宜直言
諫密疏以聞其靡尚於虛詞當直書其所見言
者必加甄賞理短者亦為優容勿習餘風復談
事詔告中外 知朕意焉

二十七卷

九

皇

臣伏在詔令内外文武臣並直言極諫密疏以聞此乃 陛
下祇畏上穹憂勤庶政懼一物之失所俾下情之盡達廣視
遠聽求治深切之旨也臣雖不佞奉明詔承德音有所蘊蓄
豈敢緘默而不言乎臣聞皇天無親王者無私上下合符有
如影響若王政缺於下則天譴見於上自然之理也切惟
陛下受 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推大孝彰聞小心畏謹
動遵禮法不愆舊章所宜得天必獲嘉應而踐祚以來三年
之內彗星一見時雨非愆者豈非凶醜未盡服政令未盡順
天所以示效警戒也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星見者兵
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何以知其然今此虜未賓

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慮其來犯邊陲
爲賊盜蜂屯蟻聚之衆須使討平崑竊狗偷之羣亦勞逮捕
此甚星之所以見也 陛下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有
罪施惠而及物然未蠲免殘租許行推利山海之貨悉歸於
上酒稅之饒不流于下元元之民未盡蒙澤澤此時雨之所
以愆也 陛下宜深惟二者之所以然設備以禦之修政以
厭之不然則事有可慮者瑟瑟不調者必更絃而改張之
聖朝享國四十年括地一萬里經營非不久統御非不衆而
治或未至政或有闕意者法術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張者乎
臣雖不敏輒敢條奏其事 陛下垂意而覽臣聞農者國之
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此二者存亡

所繫也方今之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
田或未墾兵多則用常不足故儲蓄空虛而聚斂煩急矣民
財盡歸於國國用盡入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夫周公之
制用積九年此堯湯水旱而民所以無飢色也今郡國闕三
月之糧貧民無終歲之食稼不一熟則有飢死之者軍儲自
贍不足何暇賑貸之乎且地方百里每畝取粟一斛歲計得
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內地方百里者百所曾不能供
足軍食而區區運糧於江淮間終歲所得不過百里之出者
由是而論有以見農政之不修也臣愚以謂 陛下宜詔二
事大臣輔相天地燠和陰陽使風雨弗迷水旱不作省徭役
以寬其力勸游惰以增其粟用悉心於畎畝女盡力於桑

獲必刈穰養必紡績不出數年自然家有餘食而人有美衣
賈誼有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
而不慮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
至今驅民而歸之農者著於本土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手之民轉而歸南畝則人樂其所矣此農政之修也國家養
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下矣然自距馬
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震廟勝無聞一紀于茲蒙
取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驕惰而不習
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修也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
授鉞鑿門推轂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
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奇勝而節制於陣圖事惟變適

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施智謀無所用是以動而奔北也
孫武曰不知軍之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
之退是謂糜軍此之謂也臣愚以謂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
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鉞明示
刑賞謀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則民也民
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今農人不知戰
戰士不知農離爲二途絕不相用臣愚以爲古制不可全取
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况江浙舊有義軍秦隴見
屯強壯執柯取則其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
于郡縣量置義軍半本戶略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使
發發靜則自養 陛下於王畿數千里之內善兵之民

朝之天下孰敢動撼哉州縣本極隨宜而額溢剝者不令撥
置老病者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減大半矣緣邊
人物氣稟雄剛便於弓馬勇於鬪戰蓋天性也措置之術如
上所陳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爲吏以統之仍以厚利召募
願爲正軍者隨郡大小差厥數以備城守於趙魏之間少
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減戍卒之大半矣且耕且戰足食足
兵削調歛之煩可免飛輓之勞若此軍政之修也臣愚以爲
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
費無以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
陛下計之矣刺史縣令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杜榷焉蓋三
代之諸侯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光

年表

卷三十七

十一

古

武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
之也頃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僕射尚
書下至京官奉職率多輕受未盡當任權不足以威吏民祿
不足以惠貧乏政皆苟且事出因循意者國家以刺史之官
爲武夫之任有支賜公使之費奏薦僧尼之例重難其事而
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
文武登朝言請言使副不帝年餘負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
未選任之耳臣愚以謂宜詔執事精練名實明揚俊賢各以
檢校官出爲刺史但不得支賜公使奏薦僧尼其縣令乃子
男之任與民最親切者也邇來除授率多冗徒諸司吏人分
職人是職請則莫能燭理檢微則鮮克持廉州縣之職大抵

稍類然其盡誠於上極力於下民其可得乎古愚以謂宜
詔有位舉爾所知申命益司惟才是擇諸司吏之下得與六
縣不得爲長吏凡牧宰者復俸亡增其月入受空一爲其職
田俾其衣食足以歸家車服足以示家專官在以勸效委其
權以行事漸崇教道專務勸課每歲以用令文者諫之法以
戶口增減墾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民受利
矣簡易者事不黷節儉者財有餘今建置之過也官吏森羅
於羣邑差命之煩也使者旁午於道路廩祿之費耗驛券之
供給何可勝數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
其麗工巧極其淫他費百端動計千萬故兩稅之外悉取止
海之貨潛推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明租賦未

甚均刑獄未甚簡濬濬之備未甚固惟幄之謀未甚臧法有
滋章之條吏無憫隱之實其餘皆理復道便文自營非爲公
家忠計者不可一二振舉也 陛下亟宜詔問大臣以當世
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擲治之暇啟而針砭之使百度正彝
倫叙生靈泰社稷安上下協和章程明密建皇極之道立太
平之基 陛下坐九重負斧戡南面而聽斷端拱而無爲垂
子孫之貽謀光 祖宗之大業豈不休哉臣愚以爲當今之
急莫若修兵農之政擇牧宰之官節軍國之用弛堯推之利
稽古以行道隨時而立法易權宜之制定久長之策 陛下
撫一統之運居萬方之尊號令必行禁止必舉法數者易如
反掌耳傳曰雖有鈇基不如有時雖有寶璽不如乘勢今誠

陛下立聖功之時與王道之勢矧 陛下躬臨大寶已三
矣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民古之人民也歷代陳
簡而具存三王已前遠而難見魏晉而下幽不其數 陛下
自想當今事勢何如漢唐之盛時哉有士者不可以言貧
民者不可以言弱以 陛下神聖聰明資之以天下之大而
未能比隆於漢唐竊為 陛下惜之伏惟 陛下全王業之
艱難擇帝圖之宏遠誕布惟新之政博求無隱之言臣備位
周行宣風外計管尤之見曷窺於高明獨羨之言願預於
採臣又念御札去善者必加甄賞短者亦為優容臣不閑忌
諱輒進在管理誠短矣幸 陛下優容之咸平二年閏三月
上封為京西轉運副使

卷三

二十七卷

古

命書

上 真宗論黃州虎鬪雞鳴冬雷之異 王 禹偁
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况在分憂之任豈忘報祿之心凡有
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
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罪躬仰冀聖恩稍寬死罪
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
半當時即欲密奏使直轡駕北征既非吉祥嬾聞行在臣任
只限恐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
羣雞悉鳴至天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二日雷聲自西北
起與空百發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以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
書兩漢五石天文志等以此詳按唐書毛蟲屬金金失其性
則有毛蟲之災又云虎相食者其地當大饑雞者事過屬災

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祚又云雞鳴上兵革昔人間雞夜
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生其性則有冬雷之祚又云發雷
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其理青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
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
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長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
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
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
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
雖物故卒沉已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
默雖祿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

三七果

十五

仁仲

今年禾小稔天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
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于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
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
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哺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
鳴百里膏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
政失和合宜常刑亦當自効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
憊冒犯 聖慈無任僭越 咸平三年上
時知黃州

上 仁宗論水旱蟲螟之異

劉 隨

臣聞天地定位陰陽運行二氣至和萬物滋始且上天不言
不能自治遂生聖人以治之聖人至尊不能獨治遂求賢明
以佐之尚聖人推誠以御下賢臣盡忠以事上刑罰當其罪

爵賞合其官職役均平暴橫不作天地之間無一夫不獲無
一物失所則至和之氣為豐年為祥瑞且安寧為壽考其或
刑不當罪賞不當功勞役不時賦斂繁苛君子在下而未見
進用小人在上而未聞屏黜侵壞綱紀然講並與有一於茲
足傷和之氣氣或繆戾則為凶年為水旱為災沴為疾疫自古
常然甚猶影響心則兩宮明聖信任大臣一日萬幾宵衣旰
食刑必審謹恩無偏私誠宜歲必豐穰物無疵癘而乃去年
大水包山襄陵墊溺居民傷害禾稼今年經夏時雨甚愆旱
苗欲乾晚田未種兼聞磁州大水損壞城池仍知河北數州
蟲蝗作孽繆戾若此必有其由竊慮執政大臣措置失所遷
除之際或異至公聽受之間或容獻等或崇不急之務或縱

詭隨之情循默自安彌縫或爽又慮凡閭百執官守因循事
有依違或公行請託侵剝及於苛細喜怒由於愛憎刑獄之
中不無冤枉賦役之內豈盡公平或慮諸路使車州郡守長
縱侵漁之吏刻剝下民聽狡獪之胥讎覆事實或支移折變
有所不均或配率科須不從出產以容姦為大體以受欺為
古人賊濫之徒善承迎而無失清廉之士踈取奉以致嫌則
有互掩瑕疵指為和睦巧詞詭詐目為能官詢求若訪於吏
人善惡遂垂於審實是以紀綱失序冤訴不伸如此之徒十
常五六積其淫鬱有傷至和水旱蟲螟殆因此作臣賦性愚昧
備位諫官參校古書比方故事上塵聽覽伏竊兢惶伏乞將
臣此言宣示兩地究其事類何咎改更拾遺補闕臣之職業

仁宗論星變

劉隨

臣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輔相宰制萬物感
應天文是以政教系於下則躔次變於上自古聖帝明王兢
兢業業不敢私縱者畏天念中也若政有失而不改天垂戒而
不懼者危亡之道也近者天象變異驚駭羣情避殿曲赦深
許古典臣雖不知星緯之術備觀史策之文謫見於天警誡
人主伏自兩宮臨御于茲七年體貌大臣延納直亮觸鱗犯
諱者未嘗加罪巧言令色者必察其非恭儉仁慈動遵典禮
故得上下無壅華夷乂安闕政無聞咎將安在臣晝夜思慮
疑者二焉切慮邪佞小人惠圖富貴顧其資望未得陞遷致

得

二十七卷

十七

下

有潛結姦雄密為表裏誣漢陷於端士期進用於明時不思
撝財國家且務致身榮達稍萌凶慝亦動星辰前史稱太白
食昂白虹貫日者皆古人精思密謀之驗也惟望 聖慈深
加審察邪謀不入災異自消兼慮 三聖在天百孫繫銜定
王之外封冊未行雜於庶寮之間班在駙馬之下北使每至
無以威示遠方 聖祖貽謀實欲本支茂盛因循歲久未舉
典章百官固有嗟嘆 三聖豈無動念伏望 聖慈於皇族
中選其賢明依唐朝故事封嗣王羣王三五人以應 祖宗
之意用固磐石之基其次選用大臣必從公議古者詢於卿
士謀及庶民審重之至也至於才高位下公議所歸或因例
合遷久未陞獎者亦乞申命兩府次第舉行昔者宋景善言

秋星六浪商湯自責化為豐稔而况 太后聖明皇帝慈憐
上天變異不足憂慮臣職在諫垣殊無器識敢陳狂瞽不避
靈許

貼黃臣伏見唐堯至聖有四凶在朝大舜繼明方乃誅
逐是知小人君子自古並生君子多則小人衰而天下
治小人多則君子衰而天下危自古離亂則多太平甚
少其故何也蓋佞言似忠謀身巧計是以小人多獲進
用直言正色邪佞憎嫌是以君子多遇讒謗此乃邪正
各異故相憎也夫於防察禁制漸難故書曰為君難為
臣不易也今兩宮明聖君子道行小人心皆不遂志
多方求進或受貨財保證姦邪上惑 天聽伏乞 聖

皇天

二十七卷

十八

十一

慈特加防察 天聖六年上
時為右司諫

上 仁宗論玉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
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誅則上下之情不鬱教令之
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
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
代之迹也願 陛下留意焉臣伏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
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苗者幾於十九民情嗷嗷如昏執焉臣
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也 皇制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
欲悟 陛下陛下及謂刑獄濫寬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
殊不知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之者不抵罪其為濫寬則又

加甚古者決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下之
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
垂矣之氣發洩於王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
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 陛下當降服減
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
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精心念
政刑之失虛懷求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意辰沅之間
不聞有此告諭竊知 陛下將計工役再謀興修都下之人
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臣曰 章聖皇帝勤儉
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
而海內爲之虛竭 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滂雖

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
紀極財賦耗于內征役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
而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
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 陛下弗悟耶豈知而故爲之
耶豈再造以祈天之祐耶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爲 陛
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
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
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 陛下
修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
廼者少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
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恃焉夫茂陵不及

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
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為是焉臣謹按前漢五
行志云賢俊分別官人有叙帥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
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
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災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與師而不能
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說遂
父臣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
華弱孟嘗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 陛下恭默而
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 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
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其業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
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 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

太三十七
百七十四

廿七

廿

風指顧而可致也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王清昭應宮

存焉翌日 太后對輔臣泣曰 先帝立成此宮一火延燔

殆及惜幸一二小殿存爾極密 副使范雍度 太后有再興

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尽也 太后詰其故雍曰 先朝

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

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裨天戒也 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

言夷簡各條洪範災異以諫 太后默然垂欽時年二十一

為太廟齋 郎上此奏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二十一

